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之二十三

康熙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正月　　後學永年武汝清
　　　　　　武陟王　輅校訂

九世孫其琴十世孫金桂錄十一世孫[illegible]緒[illegible]重刊

元日

率卑幼拜　天地戴高履厚不敢忘生成也設位設

祭時禮習俗由而不察之故

先拜祖考妣於神主前設食果次同族人拜於祠堂

祖皆有位族之人各得致孝於其祖考也拜畢序

行齒分四班俱東西向公同一　拜尊長受禮或行

尊而齒少行誼未孚於宗黨亦不宜輕受拜香燭

果品取辦地租　祠堂謁羣子弟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願爾等乘今日元旦洗滌舊染嘉與維新一人砥礪便是一箇好男子大家砥礪便成一家好人家叔季中三代樂莫樂於此矣貴莫貴於此矣　祠中事畢各攜酒具孝友堂讌集

初二日

語諸子若孫曰心性才情雖有分別同出一源隨地異名學者只就體理會心不放而性自復才善用而情畢順總在去人欲存天理作功夫知者不在多言愚者言愈多愈不解

問宗法曰念菴有言宗法爲公卿大夫設也始封之
子百世不遷所宗者大故曰大宗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所宗者小故曰小宗此皆有君長
之義爲族人不得以齒加之古制廢貴賤殊勢宗
法不可復行矣
初三日
拜墓北方風俗通行
答魏蓮陛問學書　稿入集
初四日
勵後學二則　學人第一患無志自甘庸俗卑卑婗

娖無挺拔之趣此病極難救藥故激發其氣之知憤而後可啟也有志矣又多挨傍格式拘攣意見自心自性絕無靈氣須使之自悟而後可與共學也悟矣而憑藉虛見侈然自足不能純心滌刷日有知而月無忘則亦鹵莽滅裂終於道也遠矣學人知此三病而不自護豈患不及人哉

學問之道要常收斂精神不可使纖毫逗露於外則應事自不忙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中有所主不為外物搖奪孟子之不動心全在集義告子不得勿求是外面硬把捉的雖別派然亦有

獨詣焉

初五日

復王𤣥菴字

問佛氏脫離生死一段　二稿在原本

初六日

過去未來俱不必留戀預期只要當下討的一箇受用便是素位不願外之君子孔顏疏水曲肱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𤣥菴潑著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是不受用底此皆所謂當下也

初七日

入城赴親友之招下榻嶧亭作我軒曰人人有我人人不識我惟不識我故不能作我目隨人視耳隨人聽與俗浮沉乜無所主間有剛愎自用似乎作我而其失我也更甚世說與我周旋甯作我予謂得而廣之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堯舜周孔諸大聖人顏曾思孟諸大賢周程張朱諸大儒以迄吾家之靜修

初九日

椒山皆能作我者也以作我名軒意固有取於斯

揚玉川别二十餘年矣一見懽然不覺老懷之傾倒

也口占一絕　久客歸來少舊人喜君氣誼老逾

眞平生託契元非苟懿祖貽謀自絕塵

初十日

鄭菘重華過話　作我軒中幾日留燈前片片紫雲

浮坐深二仲忘歸去聊借迂談代酒籌　束髮論

交天際頭文人俠士一齊收耄年尙友淇澳老學

問由來無盡休

十一日

移榻鄭蕃玉源堂左側君拱如韓重華鼎甫形上華

呈顯昌酉山環集作主昔陳荀相聚僅兩家我輩
今日數倍之矣口占此句　避地他鄉二十年歸
來相對倍懽然乾坤到處忘賓主不數西豪星影
傳

十二日

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聖人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
非道之貧賤豈矯情也歟哉盡以知足爲富脫俗
爲貴則尋常之富貴非所論矣以無見識爲貧無
骨力爲賤則尋常之貧賤非所論矣此可爲逆者
言難與俗人道也

十二日

同八集如韓齋忠愍先生舊居也對良朋而懷前哲因爲此句　容披千古一忠愍忠愍舊居無易人屈指乾坤誰是主春風晧月與㫁新

十四日

題至華拙軒　濂溪曾有齋亦以拙爲名拙非人所貴於世鮮得亨何取於斯君借以爲榮我思無極老所惡知巧生無欲方得靜萬物不能驚力欲返鴻濛天德庶有成大巧乃若拙拙極巧遐弃𢇁山知有嘗拙總歸至誠子也儒而腐竊自愧生平

未領拙之趣安敢以自鳴誠讀拙齋賦此義最分明

過形上書屋詔其兄弟曰世間最難得者兄弟最難處者異母之兄弟于兄弟四人三母也而怡怡然友恭各盡無猜無嫌爲吾邑所推重不獨于兄弟易古人之所難更爲尊君泉下稱慰焉有子如此可謂不死矣

過鼎甫齋因憶昔年土寇破城無不被掠之家一夜客仗劍爲之守戶諸賊不得入有欲入者叱曰此孫舉人家也家貧教書安得有金帛乎諸賊皆有

所得獨此人空手而出若特為守戶而來者夜案
固有心于祖父之積普嵗容誠也

十五日
闔邑紳士各具請柬邀梁王薛李四老者城隍賓介
會谷家于孫侍杖梁九十六王九十二薛八十七
李八十因為句以紀之　朝廷養老設鄉飲敬古
同人識大年壽近丁齡眞世瑞戶祝流水是眞傳
邀君拱以詩代柬　誰教春色愁蕭蕭地倅風消似

十六日
寂寥一具寒儲一斗酒與君汗漫話今宵

宋郎名鍹姻友四其孫岜早孤母十九守節死易立孤難氏爲其難者矣鍹偉貌能讀父書然家益落母子依其舅氏而居予謂之曰顯親揚名孝之大岜能使其親爲貴人之親固爲顯揚能使其親爲賢人之親更爲顯揚之大以貴人顯其親則命聽於天以賢人顯其親則權操之自我第就今日誘染未[illegible]擺棄猶切能屏除一切少年習氣而窮餓動忍無[illegible]心愈堅何患乎身不立而名不成乎舍此無以對堂上而光泉臺之路矣宋郎勉乎哉

十七日

或問心取譬於猿意取譬於馬此何說也曰猿善玩
弄馬善馳逐蓋謂心與意紛飛營擾于古上下六
合內外無頃刻定靜之時禪家稱本來面只是令
猿馬不騁此心常定此意常靜耳但不似聖人無
意必固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心之猿意之馬
皆鳶之飛魚之躍矣

十八日

數日城中與親友定六器之約即新親遠賓亦不宜
過八器蓋吾邑當豐盛時請縣父母一席肉不過
四斤淺碗絕未見有用大盤者今當圍占之後鮮

士無不貧之家卻耆於往昔此生妄消息豈吾懲

懼矣顧我同志一府省兩餐終月終歲所節儲多

於人心風俗豈曰小補云哉

過啟聖祠謂同人曰士人有一命之榮皆得封其親

如已官至貴爲天子尊其親爲太上皇而極矣溯

孔子尊其父爲啟聖公開闢以來第一孝子顏曾

思孟周程張朱各能尊其親以配饗啟聖祠恩命

三錫者不啻星淵矣

十九日

昔有老禪每日晨起問主人翁在家否在則點頭曰

在不在則搔首曰不在我輩於平旦晝夜率至
人之在不在斷斷時日間主人之在不在不在
則汗而愧愧而憤自咎自責不肯纖毫容恕常覺
如是此心有不存焉者寡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
戒慎恐懼是聖學徹首徹尾功夫勿視之太易雖云
不學不慮之良與知與能然操存長養非深造惡
能自得乎為之難而易者至言之易而難自阻矣
從困勉入門者畢竟實際借口生安徒竊虛影爪
學者莫輕自誤以誤人也

二十日

偕蘭久讀太極圖解故其筆下論議見八頭顱北方學者莫之或先出貽一一詩志媿　維家南北十餘年學問源頭已了然尋着濂溪無欲訣孔門獨此得宗傳　寄人籬下幾多年晚讀濂溪有斐篇起味無窮惟自取行生時物日當前

二十一日

與柴君拱書辭館　稿入集

二十二日

高甥七郎奉祀說　稿存原册

二十三日

寄張文峯　讀扇頭詩見吾丈學力大進里門十月

每於親友齋頭微吟短幅皆有意致且聞貴衙門

中淸而有執極力爲民造福眞所謂文人而善吏

事也哉喜甚喜甚更喜有堂翁同心合德益見千

載一時勉斯尙在都否聲念

二十四日

祠堂設位高祖南向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

不正對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祖妣

南向曾祖禰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

所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陽明家祭如此法行

二十五日

予與鶚賢戀之此心凡言存心養心盡心求心正心皆所謂學以復此本心之工夫也陽明曰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郭扶陽爲其長子昭質立嗣說　稿入集

二十六日

問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尙有惑之動之之時耶曰此孔孟自信之言譬若自欺以欺人也學術凡似是而非者纖微顛倒莫可究詰各就其一偏之見其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非從事於危微精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則不惑豈易言哉一惑便爲彼所搖奪而此心動矣知言養氣便是不惑的工夫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學則合符傳說遜志務時敏非所謂好古敏求者乎厥脩乃來則立矣道積於厥躬不惑也知命也厥德脩罔覺耳順也從

心也人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于謂殷之與也道在傅說

陷於習俗溺於聞見佞佞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譬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良知天理致即體貼之功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滞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十七日

作楊乾行族譜序　稿入集

二十八日

尙兒自蘇門來省覲攜諸親友書十六紙

二十九日

作周氏族譜序　稿入集

三十日

作管公式族譜序　稿入集

二月

初一日

取節録一則入文忠門　稿付本家

初二日

望江村　闘行北望是江村皓月疎星今尚存漫詡

講壇成馬肆眞人面目豈沈淪

初三日

對外孫楊令名口占　丙子范陽事井遘子母分生

生與死死聲淚至今聞

初四日

春分率兒孫弟姪家祭

初五日

與耿子愉話百樓舊居有感　六載樓遲憶百樓一

時賓三王亦風流忽然黯淡各星散草色波迷樹色

愁

初六日

作耿近我狀略　稿入集　此後爲汎海日譜

初七日

語戴履極　學人最患有忽心忽則怠最患有勝心勝則滿最患有執心執則偏三者其病均也履極奉父命來迎余三百里外且贄焉余喜其靜穆沖和絕無三者之病其師若虞日履極少年有志司農公衣鉢可傳余益喜彼進之日三病并一去不

來今日能無不能保異日不有若時見爲有則可永保其無矣履極始終囿慎其於學也庶乎

是日赴戴司農之約司農書六日晚到七日早陳若虞同履極見顧書到之夕意正欲由滄州覓舟過蘇門遂諾之遲二日同行履極師弟仍望速發見孫大黨聞且晚由滄而南各含悽相向目視而口不忍言予正以祠墓關心夜不成寐晨起遂以此情語二客二客忽然若有所失也再三致司農公屬望之意予不能恝然於骨肉之間又不能恝然於友朋之際忽忽若有所失倘見謂此時且不必

計及南行只以赴戴先生之約此中便可脫然立
見亦謂正好借此出門一遊因與二一客曰我輩目
前即行姑待恐又有牽滯留侗兒浩孫在家等候
韻兒隨行是日宿雄縣蕭召子攜魚酒來晤

初八日

宿任邱仁累問不改其樂是如何曰不夾無惡吾人
心體自樂只爲貧困難堪遂有改其樂之時顏子
克復力到樂自不改故曰非樂貧也亦非樂道也
只不改其樂耳

初九日

宿河間府王偕徵來顧

初十日

宿景河驛　若虞謂理學不專主於節義節義必本於理學余曰此說極是請爲君釋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見而無道隱此理學不專主於節義也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節義必本於理學也

十一日

抵滄州司農公令其四子大矩長孫海平迎予於西河晚入城爲予下榻定園　定園主人問心如何

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無欲曰隨
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熟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十二日

陳子石問先考臥病六年滋味不充自怨自艾終喪
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可歟小祥之外食鹽可歟抑
不可歟曰不酒肉可也不菜果則非矣不食鹽更
非矣此身父母遺體豈堪如此摧殘子孤身也又
喪子此身關係甚重萬分珍攝不宜蹈此非禮之
禮喪禮在疾酒肉亦不忌兄苦節爲親友所重爲
親友所憐僕重之憐之不在親友後然更有望者

守身爲大守身之意義甚長而此時保愛其身勿

過毀則目前第一吃緊事也

十三日

孫陽陛戴王絜戴晏三人執贄

十四日

劉景玉呂踵息王啟佑等十一人來顧

答定園問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

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在在吾與

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

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

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曰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
一既不病實又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指
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正所以爲至善耳因
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
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可爲善乃所謂善
耶文成當日真見心之體自如是故不欲人鑿鑿
其方而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深問耶
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　又

答號物之數有萬自一草一才以至家國天下皆是物也故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有何巨細精粗之可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一體正巳物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者乎致知者知之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空無著者乎格致已在其中矣天生文成爲崇陽作忠臣謀子而攻之者乃以爲入室操戈侫後聖而不惑當自有在又何怪乎眾論之紛紜哉

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斷滅的不過不殖便是聖人一切
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義防閑於其間
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參見之管道
東家之牆不獨孔門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
豈輕宥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戀物欲之行
便是入聖之路

十六日

答經碧　視聽言動已也有已則不能無非禮之視
聽非禮之言動四者與吾身最相關切達而上之
君子只是四者中禮達而下者之小人只是四者

之不中禮故夫子與顏子論爲仁之功只曰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而已視聽言動無非禮則無不中節之喜怒哀樂無不盡分之子臣弟友此是徹上徹下一了百當之語堯舜逵而在上仁覆天下顏子窮而在下天下歸仁潛見不同總是此一件物事兼善固足樂獨善亦無悶天下歸仁是已與天下流通無隔礙察上察下無非鳶魚飛躍之機若云天下不與仁此必不得之數也

十七日

飲經碧帆園園有幽致一柏更奇此中勝槩也

答絅齋問二則　學以復性爲主大學之知止中庸
之修道皆是復性功夫帝王賢聖總不越此學而
時習之之字雖無把柄可指然總是這件事論語
所載逐章逐句皆是時習這件事而不能滿這件
事之量博學之知及之生而知之安而行之間而
知之見而知之凡之字皆指這件事也堯以是傳
之舜禹湯文周孔孔以是傳之顏曾思孟周程張
朱皆是這件事了然於心遇事接物自無明而復
昧認欲爲理者明昧相乘私欲間之仍是窮理未
到窮理盡性以至命學問之道始終一窮理而已

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何也曰誠也

凡事豫則立誠則無不可行達德之所以行達道

也明善正所繇以適於誠之路不明善便有認欲

爲理之 明善即紫陽之窮理陽明之致知非兩

件事物也善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應事接人誦詩

讀書此中正好體認

張九許名夙抱過晤

十八日

跋偶見錄 答陳子石書 二稿入集

十九日

孫講學謂某於善亦知揚之至於惡雖勉强緘口而
此心不能相忘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是非則
有好惡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無是非之心而好
惡拂人之性者也如不及如探湯無以尚不使加
此正眞實用力於仁處非稱人之惡者可同日語
也舜之隱惡亦非不知其惡但不忍稱之且冀其
轉惡而爲善若好稱人之惡則其心險而刻矣馬
援之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
得而知口不可得而言此老成閱歷之語
近來吉名時泰執贄前會有書相迎　高拱甫來顧

二十日

答劉起亭　隱居求志志其所達之道也行義達道達其所求之志也顏子隱居者也天下歸仁禹稷行義者也仁覆天下總是此件事攜以爲獨善故能獨善而元氣周徹於一身兼善而元氣周徹於天下禹稷顏回同道意在斯乎盡性了命之學到底不離此件事荷蕢丈人之流隱也非求志也志如此立求如此求而已　又答喟然一嘆顏子悟後語也原得力於博我文約我禮蓋文禮非二物博約非二事也文者禮之散見禮者文之統宗博

中約約中博孔顏一生功力在此開鑿萬世亦可
此欲從末由仍是望道未見之意
朝聞夕可蓋謂人生墮地一番凡天之所以與我者
必須一開方是生順而沒寧如不聞道則生爲枉
生死爲虛死耳眞眞切切望人聞道之意一氐之
學脫離生死費百千萬言孔子以七箇字盡之至
孔子與老聃授受微言腐儒寡昧未領其旨

二十一日

答來吉　未嘗學問便不知離念之起滅無常安得
有掃除廓清之意掃除廓清誠未易言也元公主

靜立極其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則誠矣仁矣存誠之功始於閑邪爲仁之功始於克已而邪與已之潛伏始而横攻之猶易到得似是而非認欲爲理則吾閑之克之之功當益謹焉久之而誠自存仁自歸情順萬物而無情此方是掃除廓淸之會也

一不提醒心又放逸邪與已爲之祟也邪非一去而不復來之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精矣而又覺其粗密矣而又覺其疎切磋琢磨之際到底只是用閑邪克已功夫三月不違此心之存而不放也

日月至得此心不能保其不放也夜氣之息此心偶有存之之時也日晝牿亡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存矣危哉微哉

陳若虞名遇堯以老友仍再拜請就弟子之列

二十二日

舉四書中七段語君虞令其自會一在明明德在新民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謂明德在民上明必民新而始謂之明德也則明新是一件事修己在人與百姓上修必人與百姓安而始謂之修己也則修安是一件事此就平治天下之大人君

子言一下學而上達謂上達在下學之中只事一件事一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謂高遠在卑邇之中亦只是一件事一博文約禮一文章性道謂文乃禮之散見禮乃文之統宗隨時博隨時約只是一件事文章乃性道之發露性道乃文章之歸根發露處可聞歸根處不可聞亦只是一件事此就人生日用統同道理言一形色天性也謂天性非形色安附著則形色非僅一軀殼之物則形色天性非兩件此就愚夫愚婦所各具者言經書中此類甚多若虞一一理會與鄙意正合真可與共

學而適道者耶

二十三日

假極問賦性柔懦不能自立心切愧憤求爲指示曰

質有剛柔剛柔各有善惡變化氣質正須學力以剛克柔以柔克剛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古人皆有已試之方在今既知懦不能立而有愧憤之心知恥近勇夫孰得而禦之所慮者流俗有權由衷者漸行不著習不察者有之矣虛心體勘於人倫事物之間日用食息之際隨時見有善可遷隨時見有過可改則傳家學而光師門者且有願焉子求

額讀書之所請以不欺無惡四字爲舐犢者心之

助

二十四日

答戴經碧書　爲一樂堂說　二稿入集

二十五日

爲若虞題特立軒說　稿入集

過陳子石廬中有引子石倚墓門而居不食鹽無僕

從節太苦余過之不忍相對眞所謂孺子慕也臨

路爲二絕　蕭蕭夜雨共哀吟讀禮挑燈意更深

世借草廬高物色人從孺慕見天心　爲人百歲

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時

鬼嘯也成隣

二十六日

留與大矩書　稿存原册

二十七日

與紳黃語一則　稿存原册

題行素堂復爲一說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留別定園主人書　稿入集

三月

初一日

槃是道人說　稿存原本

初二日

輓呂崑峯　憶我崑峯之在蘇門也一見而稱相知三過草堂惠葛惠詩年雖遲暮心血猶淵與高鴻臚而託契代戴司農而質疑儀實欣合論交於斯今我來滄登其堂而故人不可見寧禁愴其不及拜其墓拜其主聊寄予思崑峯崑峯已而已而

留別陳若虞　從來號儒者多矣僞儒賊德孔門有律令焉腐儒自謂多學溺章句而不適於用拘謹

之儒縱然敗度敗禮然規無獲天子之所謂小人儒也霸儒露英氣爽儒騁詞華須從自己性靈中深造自得經濟氣節文章俱不足以固之此方謂之通儒

別趙來吉　吾人不知學莫不以苦趣作樂趣何謂苦趣世上一切濃豔以薰心者皆是也沉溺不返樂極生悲苦莫苦於此矣何謂樂趣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循書既久無窮之味出焉樂莫樂於此矣學者須先破此關定此志向後纔有實際處

別孫鶴孚　古人見道之言不必盡出自學人之口

如劉元德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是

聖人之言也英雄人一口道出便足千古君子之於言也可苟焉而已哉一念苟念念皆苟一事苟事事皆苟不苟二字便是言有物行有恒

初三日

別仁果　學者以第一等事讓人便是無志故須立必爲聖人之志而後可然此未易言也情識滑於內習俗搖於外波濤震盪而我以孤柱砥之非知勇之士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故不立則責志責之而亥亏心生焉無地自容則知奮矣夫子自言曰

發憤忘食意亦如斯而立而不惑皆憤之發且至
命耳順從心則樂矣然非發憤焉得此業乎假年
學易始終一憤焉而已矣
別刊敬　聖賢千言萬語總欲人在身心上著力而
著力於身心者寡矣蓋以養心者害心養身者而
害身卒莫之覺也故孟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此
洞見千古之陷溺而急爲拯救我輩讀之當猛然
汗下少年身未失而心未盡放當於此處著眼

稷日定園父子兄弟祖孫置酒為別君虔挽南會斠
各攜尊相就眷焉臨歧挑燈賦詩所謂知有前期
難分此夜予因口占二十八字以詒從會 百泉
易水各安流乘興出遊一葉舟已與諸公有約在
六年一度過滄州

初四日

歸早定園主人含悽相對予雖以會城滿甘泉語相
慰勉然中情實依依也經碧賦別詩一章仁果丹
敬送之河西君虔欲送余抵舍余辭之仍同挽南
至二十里鋪河橋言別有七言二絶是日宿景州

驛

初五日

過河間謁孚大矩先候於東閣旅次趙來吉牛純一

汪松友呂鍾息王借徵劉介錫繼至八人者候試

於此人各有辭來吉介錫以所用功相質行廼拈

一聯以答其意曰學先不賭不聞逈功在勿忘勿

助間登路復爲一詩　滄州有八士赴試在瀛洲

識面雖前後論交總應求兩言答衆意片刻足千

秋牢記郵亭處他年話勝遊晚宿府北鋪

初六日

未行一絕寄定圃主人暨諸同人　一節千里老不休明月清風繫兩頭寄語諸公休悵望滄州此後是并州是日宿莫州

初七日

過西張市念懷豫公篤厚忘機生平所敬者余與伯順小鳳公豪舉高談帝於余有知巳之言因路疲不能爲詩弔其墓過八于仍令韻兒拜岳父母墓下岳翁有厚德早世岳母三十年以余家爲家前後子女皆其撫養是晚抵舍

初八日

寄叔巖舉 知二十餘日一切功能富貴之氣其已銷除專意向學即此定力何愁不升堂入室耶僕語無忌諱而道翁絕無違拂者蓋借以鼓舞同人身先率之之意爾一路來賭懷道體凡性命外一切没緊要事俱宜放下靜攝調養康强依舊方好整理洪濛來全副舊家當公望恰有字到六行之士已付之公僕所存念菴集二冊附去仍望歸原本也

初九日

示孝友堂子弟 歸滄州途次安其路省便因未與

爾等明言故復歸來學問以勿欺爲主勿自欺乃得自懍戴司農功能富貴之習氣盡銷究然一書生侍坐此叔世所絶無者爾等少年幾知讀書須要有器識司農足師也若愚來吉子石介錫俱是眞實篤志之人古人親師取友得此等人爲夾助自不至下流耳凡我孝友堂子弟當勉之常如老〻在家時可也

書山谷卷後　詩文字畫學人之餘技耳然在聞道之人識不足貴有所以重於此者矣山谷字固足傳其人負節氣更可傳也自是眉山一流此卷公

傑好存之暇中出此與同志者清玩

初十日

復杜君異　自滄歸尚欲過新安與同人盤桓數晨夕不謂南來之人日集勢不得不速於行也再擬奉迎道駕過草廬話別又以病婦臥牀曾孫出痘遂不暇及享子見額備悉此情宛與諸同人共對耳享子刺中裁去下晚學三字此湛子舊例亦司農新例也今歲出里門之日即來歲入里門之日已從尸打算矣并以語諸同人

十一日

題李吉占責志軒說

十二日

春暮南行君拱煜彝臺華三親丈暨晉亭道契餉酒

賦別　依依柳色弄春晴話別今朝酒欲傾易水

蘇山千里道一年一度結新盟

十三日

題李公傑坦坦齋說

十四日

辭鄰蕃之招　連日同人聚晤在彼即在此也政不

必一一設歉況親丈亦料理出門爲南北之局既

有定期尋盼便是歸來之日無庸多此一番叙別

耳

十五日

辭君拱諸同人出餞

十六日

宿公傑之家君巽父子偕湛子公式酒音翼五獻五

文甫來就吉占復悬亦來就

十七日

宿丹九之家　辭親友出送　千里迢迢日暮時二

三稚子二　肩隨勸君莫載河梁酒省得臨歧惜別

離

十八日

過安肅陳子才留款　劉嘉善仍送之郡晚抵外孫

龔子家　蓮陸迎之城外

十九日

李茂九子别　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

北工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

陽者年年伴塞鴻

二十日

郡城蓮陸督之聚五延款

二十一日

南關外河橋三子別　石卿介節士聞聲二十年謀面雖未久託契在言前曾子不羈才與我爲世友斂華而就實先德繇來厚呂生富文學最喜讀異書行藏亦何心待價而沽諸三子不遠至飛意出風塵欲別不忍別執手問行津

姪孫永徽外孫纛子俱於此處言別

大鷄店三子別　文學與政事遵陸能兼之當其哭豢庭肝胆皎不欺燕趙固多人之子尤稱青譽之敦孝友車裘友不私有時囊羞澀伯休是所師公

理負俠氣所願在酬知男兒固有志不顧俗子嗤
三丁送我行含情各有辭因念高子病此行不余
隨千里如同堂豈其惜別離願言愼前脩臨路且
舉卮

二十三日

宿唐城郝雪海家其大翁與其莊鄰惟揚留款

二十四日

過眞定荊石話於旅次

二十八日

王玉乘遣僕馬迎於順德

二十九日

抵魏村晚集玉乘仁甫於合生齋頭話夜

寄劉公勇去歲往返路逖五千里幸得安息故廬良

難中卻得二三頁友語次每及道翁無不神往色

飛近過敝郡晷之備述令兄相念之意且云韓駿

正在署中且晚來訪俠之意孟庄草堂久望主人

不至殊覺寂寞前爲鉅野令曾寄一函於令兄不

知還存意否

四月

初一日

入成安諸親友來晤王玉乘爲予設榻求信軒

初二日

顧見攜幼先歸　報穆菴字云昔人謂行路難八十二歲人行路更難之難矣今已抵成安侯小孫婚事畢即圖晤教年求承親翁相關之切相念之殷僕即不佞甯忘斯雅筆不及贅者顧見口悉之

余甲午過成安培初爲予設榻瀕行仍送之猊村言別意惓惓也甲辰再過心緒匆遽不及晤乙巳復來正欲與素心人話敘晨夕不謂培初於數月前已作古人矣對其子若弟不覺爲之淒斷衰遲不

及封一[illegible]門拜其主而告予衷已矣故人復何言哉

初二日

爲王玉乘題求信軒說　求信者取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義也夫有諸已之謂信未能信則求信此必然之理然何時是見爲能信之日哉朱子曰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雖已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何時是見爲能信之日哉將有愈求而愈覺其未信者矣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總此不自滿假之一念天子悅開意在斯乎所謂見大意也玉乘登進士行將

為令篤信力學氣魄甚大予以求信額其讀書之
軒美大聖神之業俱自伊始其儒名世當不作歧
觀也
趙載甫應文子敬廷燦父子同贊

初四日

餘慶堂說　人生父母俱存謂之具慶有祖父母在
謂之重慶然非徒襲其跡而不旣其實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此所謂眞慶也余甲午過老友允纓齋府
載甫從允緝遊與其兄若弟觴余務齋驪甲辰過

李子含生載甫又偕其◎成甥子子敬乾而陽會子敬時從仁甫李子遊日每過而問焉將行且與之柏寺嘗意惓惓也乙巳過玉粟王子家載甫父子同執贄而問學焉余謂學豈在人倫事物之外哉即目前四世一堂而祖父子孫兄弟羣從姑姪妯娌莫不各有當然之道能於此無凌替抗違僭不忒而正是四國此便是唐虞三代世界所謂仁義知禮樂之實總在事親從兄中此外豈復有學問哉餘慶堂甲辰所題會有一詩今復爲之說能常保此慶之餘也第各盡其事親從兄之實而已

矣

寄李承𡼏　去歲弟從南來老親翁畀我於城之北繼而弟從北來老親翁又畀我於城之南且凡爲弟謀者一如其自爲謀竊自忖何緣而得此於大君子哉昨過臨沂欲登堂一晤因所攜家口衆多行囊蕭瑟不得不兼程而進聞是日老親翁已出門故不能俟其歸圖一快談耳念之悵然公家昆玉暨諸令姪前番相晤者俱煩聲意

初五日

讀陽明年譜　先生在滁而門人日益進然游學之

士亦多放言高論漸背師教者因思之閒邪存誠之外別無學術事親從兄之外別無事務各人盡力彼此不相假貸真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國講學之名可不立爲相忘於林麓爲相忘於江湖豈不妙哉受教者與立教者各不可不慎也

王淵循特簡執贄

初六日

題求信卷三則　蔡宗兗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陽明語之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揺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

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須有得力處耳接諸子在陽明之門已久定當卓然有以自見而陽明猶深為之慮則開之所謂未能信者誠有未易信者耳冒昧承當勢必自誤以悞民甚哉求信之功不可不急講也　或曰果達藝夫子皆許其從政三子亦欿然無自歉之色至以仕使開而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則三子於開之未能信者而果能信之乎曰果達藝三子以才勝也吾斯未能信開以識勝也以才勝者就事上理會能辦得此事便足勝其任而愉快從心上理會識之所到而力未必能到

何時是圓滿之期故曰見大意夫子之慨閒與點總是一意學者須是有三子之才而又有開之識方始不偏未可輕置優劣也　夫子與顏子問爲四代禮樂畧說四件作一了準則顏子自能領畧能克復歸仁爲邦之事其所優爲者耳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大規模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之眞下落也至與仲弓論政曰有司赦過舉賢語子路曰先勞無倦語子張曰無倦以忠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或以條件言或以君心言皆眞切下手實際作工夫處所謂一節見全體也學術

不能平治便非眞學術平治不本學術亦非眞平治豈有外天德而能行王道者乎此孔門所以爲百世王之法千聖之宗也後儒不辨其大而區區聚訟於字句之間亦愚矣

初七日

陳頁哉見惠蜀中來瞿唐文集一部其大旨以格物二字爲主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整

明是說後一步功夫皆有欲教忠告之意至訓明
德不作虛靈不昧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者
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常
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下文言教之
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
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
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總結於此不言
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常三
王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虛
靈不昧為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德於天

天下哉

初八日

仁甫問由修身至致知步步推入到此工夫甚精唐以格物物字作物欲之物格去物欲而後知至是致全無功夫也前此誠意正心獨非去欲耶何非致知恐理欲之微茫窈之不明遂至認欲為理者至大學以明德為頭腦以新民為著落體用一原元無可間瞿唐謂明德即五達道後遂物有本末應如何解曰格物訓格去物欲此亦是徹上徹下工夫但既知槩賜窮理是說前一步則去欲亦

在窮理之外耶不去欲何以爲窮理也正心誠意致知去欲自在其中矣到此境界固滿正大光明處處當正是正已物正知行合一陽明之說實得又待後一步乎以達道訓明德於理亦不錯但無既處靈不昧其所設施自著落在達道之中有暇豈患無用哉瞿唐學術甚正集中亦多快論然其所効冥諒於先儒者往往亦有偏處偏處由其識力未到涵養之跡而一快處便爲明省不可不存其人也

初九日

爲陳艮哉題其讀書處曰慕齋因爲慕齋說　慕之義有二艮哉生二十有八矣其尊人尚節公卽世是年捐賓客則艮哉蓋生不識父之人也爲人而不識父而則幼孤之慟與此生俱永其慕也有慼慕之意焉父逝而母失其所天則孤兒寡婦以爲天二十八年來鞠育教誨撫養其子以有成者母氏之心亦苦矣艮哉依依膝下有孺慕之意焉兩念廻環艮哉蓋有朝干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廻腸者其中情之慕豈復有隨時隨地而移者哉余乙巳過城安君兄弟延欵備至復述余瞿唐集序

前此所未見因請額其讀書之室而題曰恭齋併
爲之說

初十日

性甫兄弟雲窗聯牀贈此　耄年最苦行路難風濤
忽驚胆欲寒五月驅車四千里顛頓懊惻夢中起
黃梁祠下集同人北去南來迎視頻多君蔡蓀部
郎道偶有所聞輒迎告一朝事定波復平感恩知
己賢公卿故園地占留難久長途折來迎還老兄
夫到處有行窩成安城中風氣和雲窗聯牀兄若
弟兩世姻緣託道契既翕好合承慈顏何幸萊子

舞班欄

十一日

堯兒構斯既抵成安

陳周甫吾樓說　予庚寅過柏寺嘗訪尤雜臬南公就而設欵談竟日不忍去因論交焉甲午再過成安臬南公作古人矣憾然傷之乙巳復來周甫以前好且爲玉乘門下士尹公館之取友必端故頻過予嘗治具延予過吾樓樓雖僅斗大之室而其幽境異若別有天地也因思天地間樓閣臺榭其精妙脫俗堪譜畫圖者不知凡幾而主人不傳則

樓開臺榭豈能獨傳哉余耄矣不能爲詩夙吾樓之佳趣一觴竟日三五素心予且偃臥其中不復知樓爲甬府邸命筆識之如此　又題一聯云日裏鷄鳴利甚開頭分爾室眼前天際鳶魚爾處問吾樓

十二日

邯鄲徐步松字兆齡壬寅與立兒同貢自謂嚮慕之久願就弟子之列

十三日

薛敬軒陳白沙於宋儒有言之不是者然不論其是

非回其尊信之專亦謂先聲不可無耳陽明古本大學格物等說雖有背於紫陽然謂聖學若庶道理天下萬世公共之是非非摘人之短言人之之過也觀其言也我於紫陽有罔極之恩其心亦苦矣瞿唐開口駁宋儒以直接孔孟自負易六十四卦有二十與宋儒不同三百八十四爻有一百五十爻不同有意耶無意耶

十四日

讀瞿唐集　我與瞿唐按遲生耄年始得悉生平直悉獨見無倚傍每讀佳篇瞑欲明　寄人籬下便

尋常新泰祿期可雁行當日獨盟優入室百年公

論許升堂

聞廷儒字殿陛延秀字美士執贄

求信軒講語　時在坐者構斯玉秉性甫仁甫合生

載甫殿陛美士子敬定一奏雅向雅因語之曰爾

等數人有登賢良而入仕籍者有苦志燈窗者有

甘心林泉者雖云人各有志志各不同但其敦本

砥行不落流俗其趣向則一也子曰隱居求志行

義達道顯晦原非兩途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窮達分固有定瞿唐之言曰做隱者即做宰相

何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不是做隱者即做宰相做宰相即做隱者何也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惟知容天下之賢愛天下之民雖有宰相之貴而忘身忘家豈不是做宰相即做隱者必如瞿唐之言則隱始成其爲隱而隱何不樂更不必多一求達之心達始成其爲達而達何不樂亦不必多一求隱之心用行舍藏惟

真時而已矣總之一無欲而已矣無欲則反身而
誠把柄在我故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十五日

學不能變化氣質咎在不自覺悟安於舊習又無良
師益友誨訓切磋遂終身悠忽而不自知也愚魯
辟喭皆氣質之病非善變亦烏能升堂入室乎
三戒四勿是閑邪功夫閑之久則欲自寡而心遂滌
此中便有竦然而不敢懈者所謂敬也敬到無雜
處即誠矣非敬之外又有所謂誠也觀文之緝熙
敬止純亦不已自見

學問無把柄日間則東奔西馳夜間則胡思亂想陽明以致知爲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致知也朱子以窮理爲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窮理也程子以主敬爲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主敬也此收心入德之要然三者又只是一套事

十六日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廩乎斯言日夕警惕莫謂去禽獸遠只一無禮無義便是禽獸之行淸夜自思果能義制事而禮制心乎是安得不反躬自訟也

春生秋殺是天道之自然而然人於一切儻來聽其自然則即天之自然矣故康節詩云天道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聽其自然事簡而心閒天下何思何慮凡營逐而憧憧往來者皆逆天者也

十七日

每見富貴之家其子孫或多不肖愚謂水滿則溢此必然之理也挽回不肖之輪推轉不肖之極當必有其道矣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健婦順和氣薰蒸吉祥莫大焉貧也固足樂富豈自好禮豈復有陳陳之積爲大盜之資者乎不見有滿

之時自不至有衰之日所謂權不自氣運操而自我操者也

太極二字孔子之言已明備無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錯認了太極二字爲有形之物故云無極而太極說平了便成兩箇似孔子之言爲未盡必俟周子之言始爲明備

十八日

答景乾眞八十二歲病夫奔走道路誠是苦事念出門十六年得一上先人之邱壠與族黨姻戚握手話舊此又老夫之快心事也在里門年餘同人

中究心斯道者尚不乏人至少年後進之士氣甚
猛將來所學未量每念門下相隔之遠近日造詣
定自有入處但此事要自己堅持而師友之助亦
不可少搆斯在彼當常與振公昆弟鼓舞而發明
之無異同堂共証耳

答馮振公宜公　里門年餘老懷殊切眷戀但夏升
一枝相依已久古人有言卻望并州是故鄉亘非
虛語僕竊喜短笻所到不乏同志之人近日與諸
友講論頗有相信之機念君家大人力肩斯道昆
玉得之過庭者已非朝夕此段志願全要自己憤

發即父兄師友亦不過啟其端耳與乾貞字亦是此意可互看之此老夫千呈之一念也

十九日

與宋艾石臬司　余漂泊衰遲不足當燕之牛士今且聾聵自廢矣分不宜輕通當世之大人君子然念先生守鄞時每過蘇門過辱格外之知遇迄憲節八閩瀕行復承寵誼曾託寄舍親王生洲一函詗舍親字來極道仰荷炤拂此固先生不棄迂腐而施及於天末陳人余之感佩當更深於身受之者頃聞特擢三晉西望福星如在几席不揣草野

僭附一言俞侯左右安邑鹿令係忠節公之孫忠節為北地大儒弟四十年受良友之益者聶相鄉鉅鹿諸公皆依表章有功末學先生為人倫藻鑑當世秉其鈞裁弟念其祖而庇其孫先生定亮我心矣馬玉老頗稱忘形交先生自知其人便鄉希代致不一

二十日

語成安諸子曰從來走富貴一路者只初上路時氣便浮神便昏識者已知其非任重道遠之器凡富貴未必得徒自喪其生平走貧賤一路者無堅定

不移之志便窮愁抑鬱有不堪之憂縱强爲排遣中情之無聊益甚故學孔顏者須從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處立根脚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故能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此之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二十一日

望兒攜湄孫至

爲玉乘行禮率兒輩三人偕冰公兩位布帛響珥數事米麵菜果數盤而已此外無餘物也婚姻論財舉世皆然玉乘以新婿貧身力行古道此其識趣有

大過人者矣憶茅止生貽予書云南浙錦綺之變
斷不敢令纖毫入公家以點清德玉乘枏日官卑
祿厚其不令子女失其柝素可知也
臺許惠新詩墨竹口占以贈　老作槃家客孤節信
所之長年愜快友此日讀新詩澼俗原宜竹逃塵
且舉卮乾候有約在莫負菊花期
二十二日
題閻殿弼美士兄弟讀書處曰既翕而為之說達道
有五達德有三而所以行之者一蓋一倫足色而
四倫未有缺陷者仁足色而知勇未有缺陷者所

謂得其一而萬事畢吾道一以貫之君家兄弟人以友于稱五十年來所見所聞殊無間言即既翕而好合可知即既翕好合而父母之順可知謝疊山有言無兄弟之樂者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君家兄弟勉之

不苟軒說 [illegible]

壘槑唐子讀書之處與予居停相鄰時擕罇過談一日請額其讀書之軒余題曰不苟子曰君子之言也無所苟而已矣蓋苟不於其言也必其念先苟則言自苟而苟又不止於言也言既苟則事無不苟唐子曰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之一

言其不朽之謂歟余曰子可與言詩矣子貢論詩而知學子貢論學而知詩古人之意正不相悖子可與言學矣

二十二日

雨臥省源樂善齋醒而有述　老王疎慵萬事空一節明月與清風酒盃到手即酣臥風起西方月起東

二十三日

將歸蘇門留別駿止兼致太翁　越中山水多奇絕適來諸賢靈氣結夢寐山陰道上行對君宛是袍

芳潔尊酒相看話昔人水晶盤冷肝腸熱南山之橋北山梓是父是子我心折君本楚人籍邗邊爾地氣聲同在列恰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幾復相別蘇門姚許有遺蹤山水爲君一坐設

孔子欲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則易固四聖人之心傳也然取義於象則象斷非無爲而設故十翼曰象者像也宋儒以象失其傳止言其理則四聖人之精蘊自孔子沒已半淪亡瞿唐自謂三十年求溪始有悟於象之義曰所以根據之者則德也孔子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

君子則弄求之有得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執此之說可以論易也
二十五日
子曰商也後當日進賜也後當日退門人問故曰商
好與勝己者友故當日進賜悅不若己者故當日
退噫此所以鑑鏈二子者至矣可者與而不可者
拒固有當於勿友不如己者之旨顯悟如賜一聞
汝與回也孰愈之問則遜謝不敢當曰何敢望回
是豈專悅不若己者哉夫子之所以鑑鏈二子者
至矣蓋亦所以鑑天下萬世也友道淪亡故以礪

我友

寄別徐兆齡　生涯久已付樵漁到處猶慙名未除

種藥閒君尋伴侶蘇門有我一茅廬

寄別郭飛光　兄爲明月翁清風照我迷離啓我蒙

世德堂中招飲意好留菊綻過籬東

趙旭陽見顧　里門依戀路行遲到處流留轍跡迷

十載懷人勞旅夢一朝抵掌慰相思

留別成安諸友　十年三度過乾侯故故新新爭欵

留此地於余有夙約南來北往作咽喉

二十六日

許于雄縣諸生也少有俠腸多技能嘗爲予卜有言驗人亦多奇之然余所以重許子者更爲其坦衷質行生平無負人之事故到處人皆信之爭爲下榻因憶嚴君平成都賣卜盈百錢即撤簾下讀乃知傳芳遺烈者固不專在顯赫也乙巳之夏予適在成芳子不遠三百里來視余同人往其意因贈以詩余引其首

贈王定一 有引

我聞在昔醕龐之世亦有象恭之人則叔季之人亦有篤實之處天地之剝復陰陽之消長亦理之必然也王子定一一朴實頭耳似少

文相習久真意流行交而理翻覺交多者之可厭也因贈以二十八字願始終勿失此樸實之一念

元氣凋傷務氣深我人物欲不相侵似君別是一天地三十依然赤子心

與梁甥語　憶若祖林生平忍辱與其父同一爲善之心同有忍辱之實此吾鄉德門意其後定當昌飛以大其家聲乃無端觸厲網身死家破慘不忍言豈詩書所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等語皆不足據耶何以積善之家而返得惡報也靜言思之天道斷乎

不爽但不可測以欲速見小之心爾豈能發實片
立天地鬼神到底是福善禍淫之理事半功倍妄
知不倍償於後日乎桐江一線繫漢九鼎爾其勉
之老天有厚望焉
二十七日
滔孫完婚於魏村一切應酬事務皆含生辦理是日
有客賜顧者含生代余觴
二十八日
余甲午過成安介修英英煥發意旦晚可奮飛也乙
巳再來則儼然讀禮矣一舉一動一話一言倍為

謹愼余偶爲一聯云學禮學詩當憶趨庭之日肯堂肯構益深作室之思爲介修志勉亦不忍忘若翁云爾

二十九日

一友問邇來有講明善者其說與陽明致知是一是二曰一也友請問曰善即不學慮之良明正所謂致也友曰明善之後再加一番窮理功夫是明善而不窮理也格物訓窮理則所謂致知者何事愚意由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而推至於明善則明善是歸結處由明明德於天下而治平修齊正心誠

意以推至於致知則致知是歸結處格物訓知明處當亦猶之乎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而已以第一入門功夫作結局功夫此原聖學明晦所關況大學古本俱在當敢於背聖而不敢於異朱是不得爲尼山孝子恐亦非紫陽忠臣也余曰子可爲陽明同心之友矣此說既有陽明倡之當自足以俟後聖亦不必我輩太饒舌也昨見來瞿唐亦謂窮理爲前一步又謂陽明之說爲後一步而以格物訓格去物欲則窮理去欲是一是二孰先孰後又不得其解矣多指亂視無確然之見者亦不必曉

吪自鳴也薛文清陳白沙凡於議論前輩處絕不置一語亦是涵養乙巳至日自覺齋與諸子語淵

修索手字因書之

好勇好貨好樂好色自古及今四箇大賊凡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無人不在其刼掠之中孔聖人憂之故與顏氏子商量爲固圉之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防賊要著莫過於此矣惟恐其少有懈惢賊得乘隙而入也嚴之於手目所共指視之地又嚴之於獨覩獨聞之地更嚴之不覩不聞之地無時不戒慎恐懼然後賊各退

聽而所性旻然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子臣弟友無
不盡分而天地位萬物育皆始於此孔聖人有功
於天下萬世者其在斯乎

三十日

寄張穆菴　稿存原本

日講錄存卷之二十三終